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二十一回 夏逢若酒後騰邪說 茅拔茹席間炫豔童

話說夏逢若自從結拜了盛宅公子、譚宅相公，較之一向在那不三不四的人中往來趕趁，便覺今日大有些身份，竟是蔑片幫開中，大升三級。承奉他們的色笑，偏會順水推舟；慫勇他們的行事，又會因風吹火。一日，徑上碧草軒，來尋譚紹聞。蔡湘讓至軒中坐，說：

「我去家中請去。」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我們大相公不在家，去大王廟看戲去了。」

等了半日，紹聞回來。聽說夏逢若在書房久候，只得到碧草軒會客。逢若迎著笑道：「等的多時了。」紹聞道：「躲避有罪。」逢若道：「連日不見，今日有事特來相商。不料高興，看戲去了。」紹聞道：「閒著無事，因去走走。不料老兄光降。」

逢若道：「唱什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我去時，已唱了半截。只見一丑一旦，在那裡打雜。人多，擠的慌，又熱又汗氣，也隔哩遠。聽說是《二下邗江》，我就回來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那個戲看得麼？那是繡春老班子，原是按察司皂頭張春山供的。如今嫌他們老了，又招了一把兒伶俐聰俊孩子，請人教他，還沒有串成的，叫繡春小班。這老班子投奔了糧食坊子一個經紀吳成名，打外火供著。只好打發鄉里小村莊十月初十日牛王社罷，掙飯吃也沒好飯。前日不知道大王廟怎的叫這班子來唱。」紹聞道：「果然不好。那唱旦的，盡少有三十歲。」逢若道：「唱旦的，小名叫做黑妮。前幾年也唱過響戲，如今不值錢了。」

像如有個朋友，叫做林騰雲，要與他令堂做壽屏，要一班戲，與我商量。我說此時蘇昆有一個好班子，叫做霓裳班，卻常在衙門伺候。林騰雲慶賀日子是九月初十日，萬一定下，到那日衙門叫的去，豈不沒趣呢？因說起這宗戲來。正要與賢弟商量，到九月初十日，也到那邊走走，好看戲。」紹聞道：「林騰雲是誰？在城裡那街裡住？」逢若道：「他沒在城裡，他在城東南鄉住。是一個新發財主。他祖父是莊農出身，掙了二三十頃田地。到林騰雲手裡，才做了前程，一心要往體面處走，極肯相與人，好的是朋友。昨日為他令堂生日，要做屏舉賀，新蓋了五間大客廳，請了職客，要約會人與他母親慶壽。請的職客就有我。與我一個約單，我時常承他的情，不便推托。故今日特來與賢弟商量，添上名字，好向屏上書寫。臨時五錢、一兩隨便。」紹聞道：「平素並不認的，如何去祝壽去？」逢若道：「賢弟，你通是書呆子話，如何走世路？這些事，全要有許多不認的客，才顯得自己相與的人多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請出約單我看。」逢若袖中掏出來，只見一個紅全幅，上面寫道：敬約者，九月初十日漢霄林兄今堂陳老夫人萱辰。公約敬制錦屏，舉觴奉祝。願同亨者，請書台銜於左。

同里某某同具

後面已有了三五個名字。紹聞只得舉筆書名於後。

逢若收了約單，紹聞留飯，逢若更不推辭。酒酣之後，說的無非是綢緞花樣，驟馬口齒，誰的鸚鵡能咬幾定，誰的細狗能以護鷹，誰的戲是打裡火、打外火，誰的賭是能掐五、能坐六，那一個土娼甚是通規矩，那一個光棍走遍江湖，說的津津有味。這紹聞起初聽時，肚內原有幾本子經書，有幾句家訓打擾，還覺得於理不合。到後來越說越有味，就不知不覺，傾耳細聽。逢若又說道：「人生一世，不過快樂了便罷。柳陌花巷快樂一輩子也是死，執固板樣拘束一輩子也是死。若說做聖賢道學的事，將來鄉賢祠屋角裡，未必能有個牌位。若說做忠孝傳後的事，將來《綱鑑》紙縫裡，未必有個姓名。就是有個牌位，有個姓名，畢竟何益於我？所以古人有勸透的話，說是『人生行樂耳』，又說是『世上浮名好是閒』。總不如趁自己有個家業，手頭有幾個閒錢，三朋四友，胡混一輩子，也就罷了。」

所以我也頗有聰明，並元家業，只靠尋一個暢快。若是每日拘拘束束，自尋苦吃，難說閻羅老子，憐我今生正經，放回托生，補我的缺陷不成？」

這一片話，直把個譚紹聞說的如穿後壁，如脫桶底，心中別開一番世界了。不覺點頭道：「領教。」若說夏鼎這一個藥鋪，沒有《本草綱目》，口中直是胡柴，縱然說的天花亂墜，如何能哄的人？爭乃譚紹聞年未弱冠，心情不定，閱歷不深；況且在希喬家走了兩回，也就有欣羨意思；況且是豐厚之家，本有驕奢淫佚之資；況且是寡婦之子，又有信慣縱放之端，故今日把砒霜話，當餡糖吃在肚裡。所以古人抵死兩句話，不得不重出了：

子弟寧可不讀書，不可一日近匪人。

當下日落西山，逢若去了，說道：「我明日還約盛大哥、王賢弟去。」走到衙門口，一拱而別。

連日無事。過了十來天，只見雙慶兒，拿了一個全帖，上面寫著：「九月初十日，優臉奉酬雅愛。」下面寫著：「眷弟林騰雲頓首拜。」紹聞接著帖子，就到賬房對閻相公說：「到那日封上紋銀一兩，寫個奉申祝敬眷弟帖兒預備著，我去東鄉里人情人情。」閻楷接帖一看，說：「知道。」到了初十日早晨，樓下吩咐雙慶兒*宋祿套車。自己換了新衣，跟的是德喜兒。賬房裡討了禮匣，吃了點心，一同出城，往東鄉去了。

到了林家，下的車來。只見賓客轟亂，花彩燦爛。」前蕭管齊鳴，宅內鑼鼓喧天。接客的躬身相迎，讓至客廳。早已到了許多賓客。紹聞往上一揖，也有見他衣服新鮮不敢小看的，也有見他年輕略答半禮的。大家讓坐，紹聞自知年幼，坐了東邊列座，朝外看戲。只見夏逢若跑到跟前，說：「來了好。」也作了揖，說：「盛大哥今日不來，送的壽儀來了。王賢弟身上不好，我今早約會他，他不能來，也帶的禮來了。」因問：「禮交了不曾？」紹聞叫德喜兒捧出拜匣，交與逢若，去收禮桌上，上了禮單。紹聞不認得人，只叫逢若休向別處去。二人挨坐不離。

過了午時，客已到完。大家請出林騰雲母親拜壽。只見一個老姐，頭髮蒼白，下邊兩隻大腳。拜壽已畢，主人排列席面，告吉安坐，大家讓坐。中間兩正席，自是城中僚僚做老爺的坐了。兩邊正席，是鄉紳坐了。其餘列席，俱本城富商大賈的客坐了。因譚紹聞是譚孝移之子，也坐了一個列席首座。那位首座，是一個胖大麻胡漢子坐了。既在同席，少不得問姓道名，方知他正是今日席前戲主，姓茅名拔茹，河北人。因自己供戲，帶來省城，今日唱的就是茅拔茹的戲。這一等供戲的人，正是那好事、好朋友的，就封上一份禮，也來隨喜。旁邊陪坐的，就是夏逢若，又添上一位主家。

須臾，肴核齊上，酒肉全來。戲班上討了點戲，先演了《指日高升》，奉承了席上老爺；次演了《八仙慶壽》，奉承了後宅壽母；又演了《天官賜福》，奉承了席上主人。然後開了正本。先說關目，次扮角色，唱的乃是《十美圖》全部。那個唱貼旦的，果然如花似玉。紹聞看到眼裡，不覺失口向夏逢若道：「真正一個好旦角兒。」那戲主聽的有人誇他的旦角，心窩裡也是喜的，還自謙道：「不成樣子，見笑，見笑。既然譚兄見賞，這孩子就是有福的。」一聲叫班上人。班上的老生，見戲主呼喚，還帶著網巾，急到跟前，聽戲主吩咐。茅拔茹道：

「叫九娃兒來奉酒。」紹聞還不知就是奉他的酒，也不推托。

其實就是推托，也推托不過了。只見九娃兒向茶酒桌前，討了一杯暖酒，放在黑漆描金盤兒裡，還是原妝的頭面，色衣羅裙，裊裊娜娜走向戲主度前。戲主把嘴一挑，早已粉腕玉筍，露出銀鐲子，雙手奉酒與譚紹聞。嬌聲說道：「明日去磕頭罷。」紹聞羞的滿面通紅。站起來，不覺雙手接住。卻又無言可答。

逢若接口道：「九娃，你下去罷，將次該你出角了。明日少不了你一領皮袄穿哩。」九娃下去。

不說紹聞臉上起紅暈，心頭撞小鹿，只是滿席上都注目私語。大家說起來，方知他的尊翁，就是那保舉賢良方正的譚孝移。

咳！今日方知：

乃翁辭世何偏早，拋撇佳兒作匪兒；

寄語人間浮浪子，冤魂泉下拋胸時。

日已夕春。城中有緊急公事送的信來，那幾個做老爺的，等不得席終，早已慌慌張張走訖。又遲了一會，席完，眾客也散了。這譚紹聞也覺得今日十日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心中老大的不安。爭乃遇著一個粗野的戲主，又有一個甜軟的幫客，扯扯拉拉不得走。主人要留後坐，抹了兩張桌子，移近戲前，另設碟酌。紹聞只得坐下。戲主又點了幾出酸耍戲兒，奉承譚紹聞。

紹聞急欲起身，說道：「簾後有女眷看戲，恐不雅觀。不如放我走罷。」逢若道：「本來戲都不免有些酸處。就是極正經的戲，副淨、丑腳口中，一定有幾句那號話兒，才惹人燥得脾。

若因堂戲避諱，也是避不清的。賢弟只管看戲。我前日沒對你說，走世路休執著書本子上道理。」茅拔茹又叫九娃斟了一回酒。看看日落，紹聞也有了酒了。林騰雲挽留住下，逢若在一旁攬掇，紹聞也就有八分貪戀的意思。只見蔡湘來了，說：

「奶奶叫回去哩。」林騰雲道：「天已晚了。怕不能到家。」蔡湘道：「來時已對門軍說，留著門哩。」茅拔茹那裡肯放。但紹聞雖然有酒，一時良心難昧；況且遊蕩場裡，尚未曾久慣，忽然一定要走。只得放他坐車回城。